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

(三)

云南省编辑组

云南人民出版社



AD 572
Y 100
115

国家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

(三)

云南省编委会

112-0-13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昆明

责任编辑：吴 垠

封面设计：徐 芸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

(三)

云南省编辑组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3 字数：280,000

1987年3月第一版 1987年3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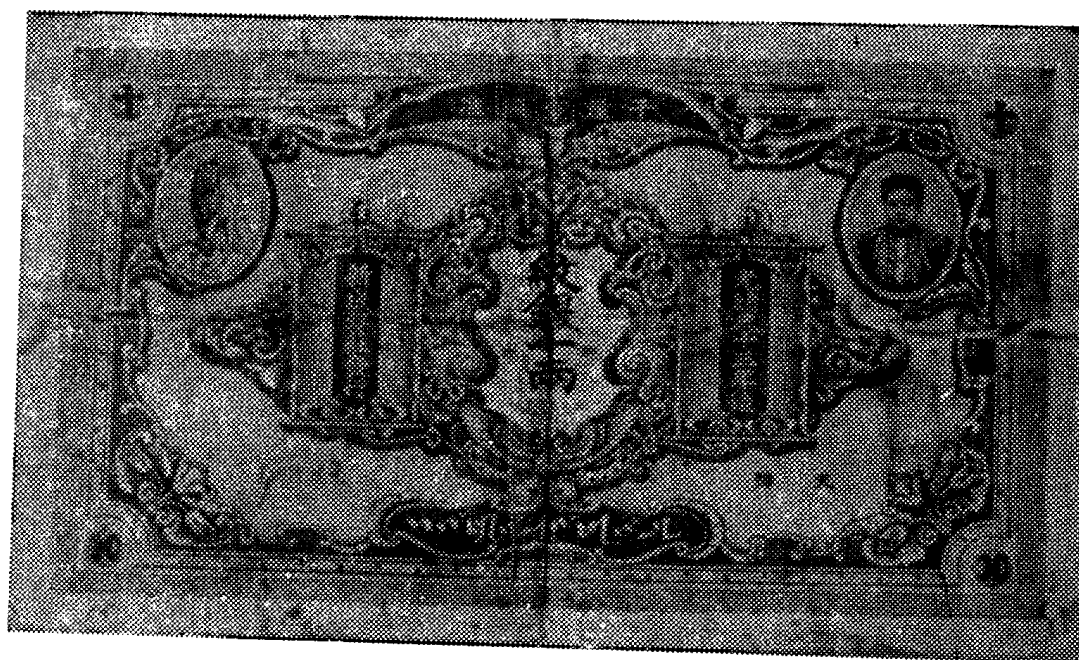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11116·179 定价：2.3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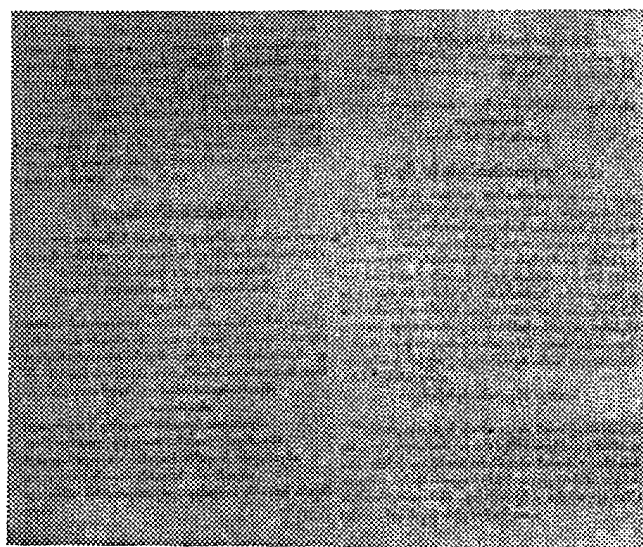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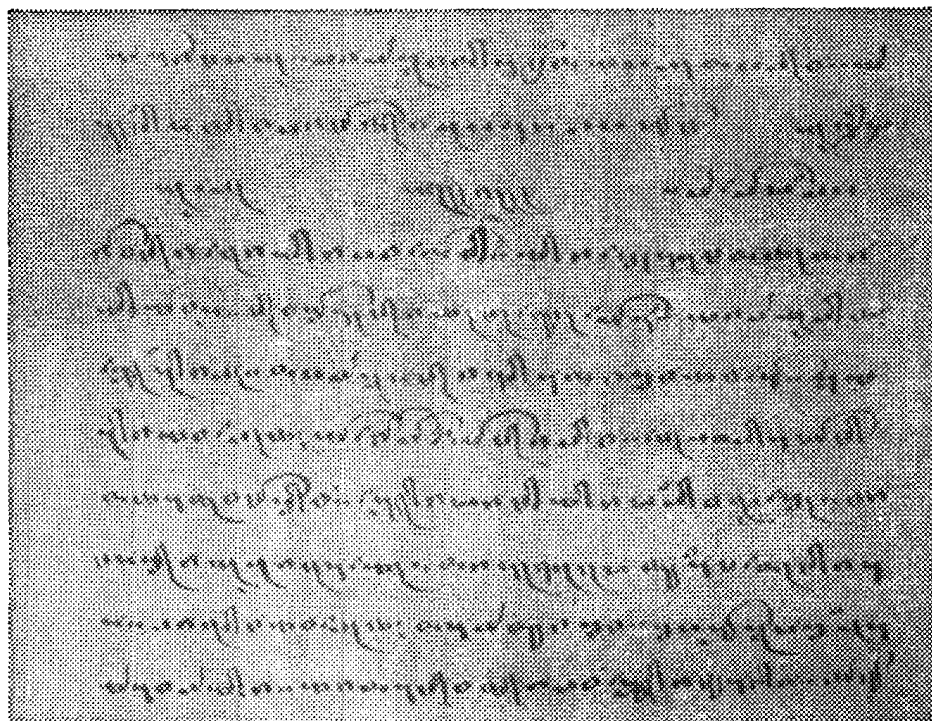
ZSBN7-222-00014-3/k·3



刀 安 仁 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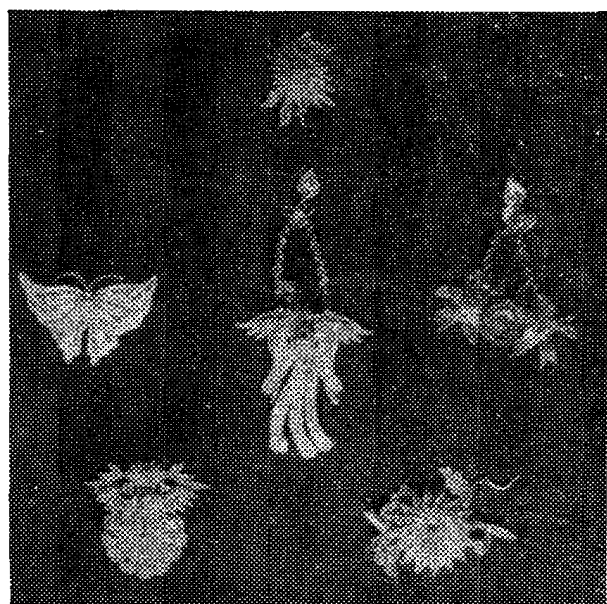
刀安仁发行的纸币（正）



德宏傣崩文



傣族生肖八图



银 饰

盈江芒勐丁塔



刀安钜州长



孔雀舞



纺 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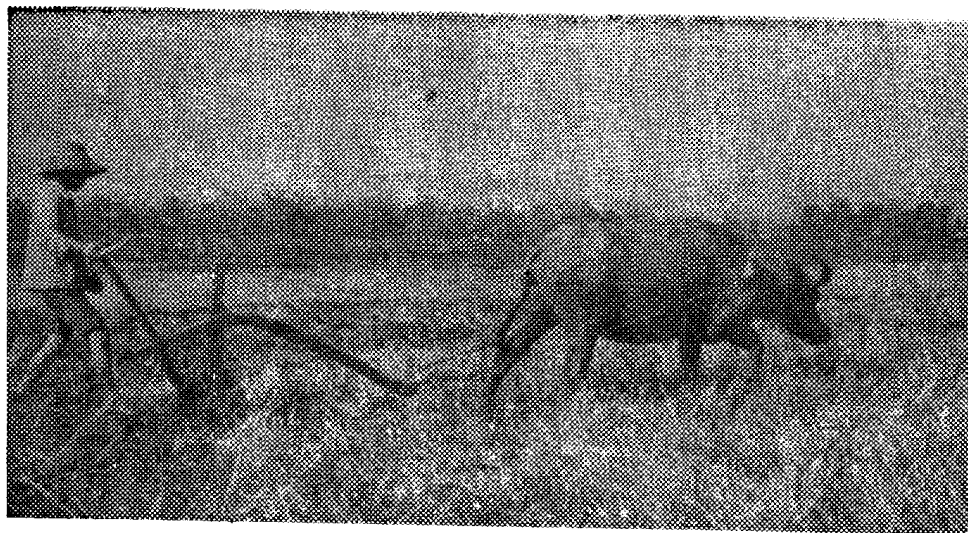


织“筒帕”（挂包）布



“筒帕”

耕
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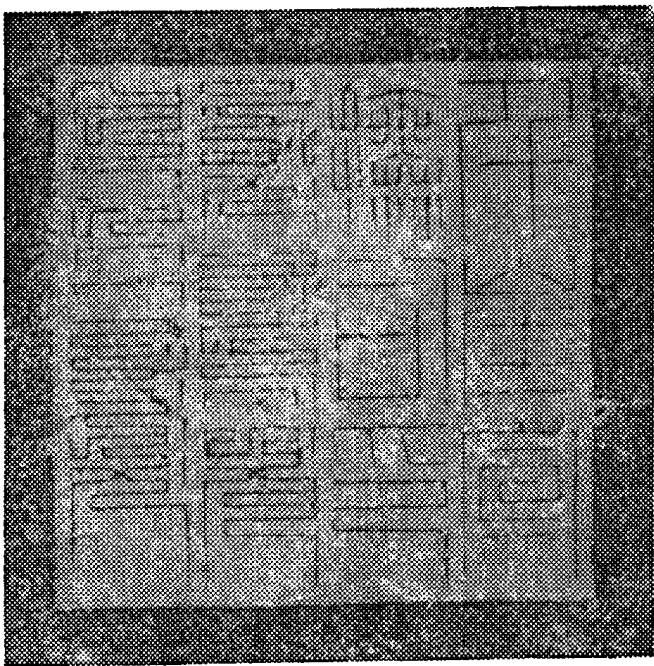


集
市
一
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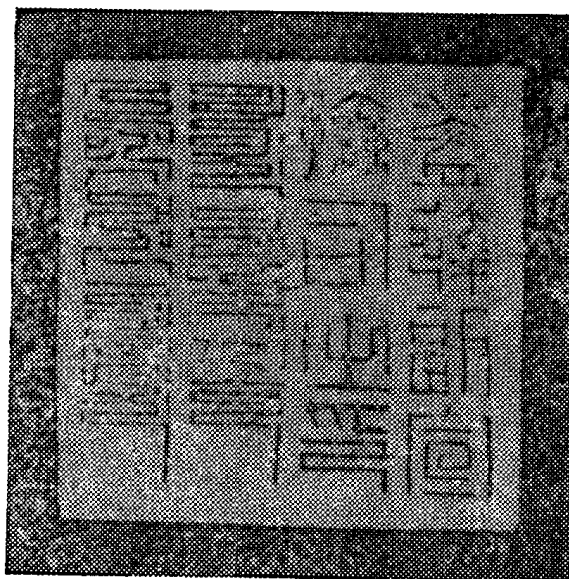


妈
妈
与
宝
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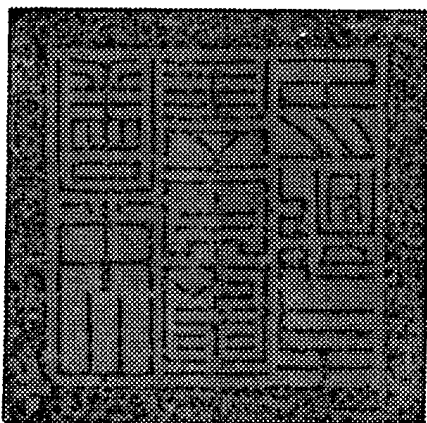




干崖宣抚司印



盖达副宣抚司之印



大中党云南干崖支部印

出版说明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主持编辑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本《丛刊》的资料搜集和编辑整理工作，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有关地区 and 单位集体进行的。早在解放初期，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各有关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开展民族工作，就曾组织民族研究方面的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进行过调查。1956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秉承党中央指示，进一步组织了若干调查组，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和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在编写《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过程中，又做了必要的调查。现将历次调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资料，由各有关单位分别加以整理，编辑出版，这对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大多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材料，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不准确和不全面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
《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

目 录

芒市历代土司简史.....	1
多氏家谱.....	33
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边六县和腾冲县各民族的 地理分布及历史来源调查报告.....	41
芒市土司制度调查.....	61
国民党潞西县设治局机构设置情况.....	68
盈江县解放前政治情况初步调查.....	70
姐东、芒林两乡农村社会经济情况初步调查.....	74
瑞丽县广沙堤寨社会经济情况初步调查.....	79
巷弄寨社会情况调查.....	91
潞西县遮放区蚌哈村基本情况.....	96
潞西县轩岗坝芒棒寨关于“左底”教派和做“帕戛” 的情况.....	116
德宏地区傣族的婚姻状况以及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 地位.....	120
德宏傣族社会风俗调查.....	123
清季干崖土司历史档案摘编.....	152
明清云南永昌府土司资料辑略.....	179
后记.....	203

芒市历代土司简史

方一龙根据傣文原本翻译

我这里以兴奋和喜悦的心情，用文章来叙述和回忆世界历史的变迁。自从大火焚烧世界^①之后，大地就是一片焦土，当大火正烧之时，火焰燎到上界“三十三天”，也燎到了“至上天庭”的第一层。“火烧大地”总共烧了几千万年之久，火势才算熄灭。大火灭后，接着又下大雨；起初，是丝丝细雨，慢慢地大如米粒，再大如豆颗，再大如橄榄，后来更大如车轮，继而大如房子，下得世界各个角落大水茫茫，最后雨点大如泰山，全世界竟变成了汪洋大海，波涛巨浪，水势汹涌，一直淹上几层天宫，甚至波及到“至上天庭”。

“水淹大地”整整淹了十万年，这时金光灿烂的“宝莲”从水中直升出来，五色光辉闪耀在“天庭”和大地之间，“金莲”共有一百层，层层各显金光。

这时“至上天庭”的“尚弄”^②知道了，就下来观察，他看见金莲花瓣中间最里层有五套“祭瓦难”^③，心中十分欢喜，便立即取下了这五套“祭瓦难”回到“至上天庭”，很恭敬地藏匿起来。时间久了，大地上的水势退了，这金莲花瓣也谢了，大瓣就变成大地上的“四大部州”，小瓣就变成世界上的无数小岛，金莲的枝干就变成了高达八万四千个“眼程”^④的“天柱山”。最接近“天柱山”的底层天宫，就是“玉皇大帝”所在的天宫了。“天柱山”四周围，有四个天神把守，守在东面的名字叫达塔那塔扎堵吗哈列，守在南面的叫玉伦戛，守在西面的叫古雅那，守在北面的叫玉路比卡，这就是专门守护“天柱山”的四大天神。“天柱山”的里层金洞，为数那尚令所居，数那尚令主宰大地存亡，他的寿延与上天的“尚弄”一样。金光龙王则在海洋中永镇水族。最大的森林之中亦有神人管理，“世界”就是这样形成了。大地之外还有日轮月轮和二十七颗星宿，随着大地旋回奔驰。

大地被火烧之后，发出很香的气味，“至上天神”们闻到大地的香气后就下来嚼吃香土。他们一起下来的是三十六个，平均分散在四大洲，每洲九个。他们吃饱了大地的精华，飞不上天了，于是只好永远住在大地上。久而久之，他们之间产生了感情，从而

① 火烧世界：据说到了世界的末日，必定要大火焚烧。已经烧了几千万次了。

② 尚弄：最尊贵的神仙。

③ 祭瓦难：佛主日常带在身边的用具，如袈裟、钵等。五套“祭瓦难”是说世界要出现五尊佛。现在所崇拜的释迦佛已是第四个了。几千万万年后又要出现一个佛主，法名叫“啊列咩亚”。

④ 眼程：以眼睛看得分明的距离。

生男育女，所以产生了百种民族，“尚”（傣语：天神）的年纪起码有一千万万岁。

大地产生了人，吗哈沙曼大圣主就来坐镇天下，为四大部洲之主，一代一代相传下来。过了二十八个大时代，每个地王都是千千万万年的寿诞。到了曼塔圣主时代更兴旺，圣主颇有威福，有天然的飞车，常飞往四大部洲检阅，有一次他飞到西洲，带回来许多的西洲人，并将他们分别分配到各个原始的荒山和森林中开垦荒地，建立城市和村镇。慢慢地人烟稠密起来，很自然地就形成各个国家。和许多的“玉跌哈列”（独立的国家）一样，咱们中国也是一个“玉跌哈列”，这都载于佛经《吗哈旺》里，若要明其底细，请到《吗哈旺》里去找。

中国最初的皇帝叫正统，他的威福胜过其它的国家，很多国家都宾服进贡。中国还有几个省，我们现在住的叫云南省。大都督管着我们十八个土司和很多的地方。此时正是正统三年。

一

一个土地丰肥、人稠地密、四时如春的坝子，名叫大徒单、小徒单（现在的芒市）。在这里人民安居乐业、到处笙歌，兴旺和太平的景象，远近皆知。“明”时有个土官，名放定正，傣族官名叫做放过法，定正原配罕英，生五子，长名放革法，次名放傲法，三名放相法，四名放赫法，五名放双法，个个聪明，辅佐父亲威镇边陲。

芒市的西南方是勐卯官。勐卯官思汉法自恃土地宽广，西南地界直抵瓦城、景栋、准果等地，兵精粮足，就自称为王。重修宫殿，威名远扬，不但各族人民屈服，就是邻近的小国都是宾服称臣。各地进贡土产，如金、银、宝贝、大象、牛、马、布匹、彩缎，四时不绝；一时之威福，有如中国的帝王。

勐卯王国，自从思南王（思汉法）死后，国运兴衰不一，其子思安法承继为官，不久思安法死，其子思混法登上王位，自恃一方之主，将猛兵强，又加之部下盲目奉承，就自以为天下无敌，妄想侵占汉人国的锦绣江山，于是积极整顿兵马，充实军需，准备择日进征中国。

这一来中国的边庭紧急报上北京，当时明帝（正统）下诏：命令王尚书带领大军进兵勐卯，问罪思南王。

王尚书奉诏领兵来到边庭，传令各个土司官带领士兵随征勐卯，当时各土司官接到王尚书的命令后，都纷纷起兵响应，芒市放革法领兵随后征进。这时王尚书的大军配合各土司的兵都云集勐卯，把勐卯王城团团围住、日夜攻打，不克。勐卯王城的坚固有如铜墙铁壁，很难取胜。

王尚书听说勐卯城附近的大池中有两条“白龙”护卫王城，所以任强的兵力都攻不下，当时放革法土司向王尚书献计说：“若能将许多烧红了的大石头推入水中，必使水发热，白龙不能支持便会离开池水。”尚书觉得有道理，即时下令，让军中赶造风箱数万只，并令全军搬集石头和钢炭。不几天，风箱造就，尚书下令将风箱全都架在池边，

开始火烧石头，只要石头一红，就推入池中。就这样连日连夜分秒不停地烧石头，果然把大池的水熏得发烫、热气弥漫，两条白龙不能支持，立刻腾空走了。尚书即令攻城，这一来士气勃勃，锐不可当，不多时，就将铜铁似的勐卯城攻破了。思混法自知大势已去，乘夜逃出王城。尚书催军追击，思混法父子逃到苏李子山，收集残败兵马，意图再与汉兵决一雌雄，不料立脚未稳，汉兵已追踪赶到，父子奋力接战，但寡不敌众，竟死于乱军之中，勐卯遂灭。

尚书平定了勐卯，把放革法献计成功之事上奏明朝皇帝（正统），明帝大喜，下诏封赏有功将士，并使放革法自择爵位。当时放革法想“当今万岁叫‘正统’我自己可做‘正长’，比较荣誉。”于是他就自择职位上奏，不久明帝下诏，果然封放革法为“正长”，而且准其世袭为官，荣恩网替。时值明正统三年。

延至明宏治初年，放革法（学名放贞）正式就职，为放氏土司的二世祖，放贞之世，地方太平。

明帝为了巩固边庭，分封荫袭土司永镇边陲，并令各土司勘定自己所管地界，以免日后争吵。于是放贞即带了执事族目们亲到轩岗住搭，准备与接壤的各司勘定地界。但放贞素性好酒，终日沉浸在梦乡之中，至使自己的疆界被别人夺去，悔之不及。所以当时人们都称芒市为“忙吃”，后来才改为“芒市”。当时正统皇帝所赐的疆域正东起自石头山，东北以潞江为界，如勐弄、平戛、象达等地。南方至勐牙、勐板等地，西至卸冷河和芒市大河相交处。自从勐卯被灭后，芒市的疆域也扩大了一些，放贞土司焦虑自己的地界边沿，恐会遭到意外的事变，所以令自己的五弟放双法前去驻守边界，以防不测。放双法领令便带上些人马到边区驻守去了。过了些时候，放双法久无音讯，放贞思念自己的弟弟，几次写信招他回来，但一直没有回音。放贞猜测弟弟必定遭到不幸灾祸了，因此再三派人持书信寻找，但连送信的人也音讯杳无。于是放革法（放贞）认定弟弟已远走它乡，否则便是死了。久而久之，放贞对五弟的思念也就渐渐淡漠了，甚至消失了。

放双法远离家乡，久住边陲，只留下妻子一人在家独守空房，在这种情况下，放贞对自己的弟媳起了邪念，毫无顾虑地霸占了弟媳，并对她十分宠爱，寸步不离。时值秋收，放贞便带上弟媳升坐大象，出巡检阅丰收。他俩在护卫们的簇拥下，来到光撒河畔，就把草创行辕赏玩风景，一日三餐，乐声嘹亮，尽情欢乐。

自放双法到边陲驻守，因途程遥远，来回不易，但自接到兄长几次信，虽不知有何大事相商，也就匆匆赶回。半路上听到兄占弟媳之事，开始不敢相信，又听说司官出巡，便打马扬鞭，一路赶回。当他赶到光撒河时，果见一簇人马，旌旗仪仗，排列河畔，知道兄长在此无疑。他即下马步入行辕，撞见了妻子与长兄并坐，正在传杯递盏，样子十分快活。此时他胸中的怒火陡然，便趋上一步，一枪刺倒了妻子，随即返身出来，跳上凋鞍，奔驰回城。行辕中顿时大乱，放贞惊慌急迫之中下令追捕放双法。放双法奔回城中速将实情告诉三哥放向法。放向法很同情他，但无法替他解除祸殃。放双法也知道大祸就要来临，为了免遭毒手，急忙辞了三哥跑到陇川去了。他在陇川住了一些时候，始终心思不定，便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到腾越州去控诉一状，生命可能才有保障。他打定主意后，立即离开了陇川，直奔腾越州去。他捏造事实诬告放贞“联

络劭卯的思眼法暗地集结武装定期起事，恢复独立的‘王国’——劭卯。请上司乘其不备歼灭叛逆”。腾越州看了状词，将信将疑，心中犹豫，经过几天的考虑，想出一条计策，命人传调各个土司官，限期到达州府，各司官也应召而来。会齐在州府中。腾越州很礼贤地接见各司官。座中大家谈了些闲话，腾越州慢慢的把话头转到主题上来，企图在谈话中取得真实情况。说：“腾越州城如此坚固，如要攻破此城，当用何策？”于是众官满座的大厅中，顿时冷静下来，并无一人开口。芒市土司放贞立刻站了起来，兴奋地说：“攻破腾越州，有何难处，只消堵住‘叠水河’引水灌进州城，不战自破。”州官听了非常惊服，心想放贞腹有良策，他弟弟告他造反，必定是真实的了。于是州官立刻变了脸色，一声呼唤，众刀手上堂将放贞绑了，并不由分说地把他拉出州府处之极刑。放贞既死，对于芒市土司顶替者还没有议定。放双法自把兄长害死后，也只有流浪外乡，从腾越又回到南甸，终日不乐，忧闷在心，陷害了兄长，非常遗憾和自恨，他只得将实情经过一一告知南甸土司刀眼法。刀眼法听了十分懊悔，但事情已过，不能挽回，便写了文书，上达大理府。文中备写兄占弟媳，而被冤死的话，一方面要求给放双法承袭放革法（放贞）的职位，大理府接到呈文保禀之后，知道放贞乱伦，被其弟冤死，并无叛逆之心，但目前芒市无主，只好批准刀眼法的请求，颁发“号纸”令放双法荫袭芒市土司职位。于是放双法就从南甸回芒，选定吉期就职。

放双法为土司后，从民间娶来一个姓线的女子为妻。线氏的父亲随着被升为大头目，生活美满，婢仆成群，地方大小事务，必经由他，威福日盛，终日在一些食客和爪牙们的奉承下，渐渐有篡夺土司职位之心。整天策划，其阴谋被其女线氏知道，夜静密告夫君放双法。放双法大惊，由于势力不敌岳丈，去妻商议停当，当夜即逃出芒市，直奔南甸，将岳丈的阴谋备文诉到腾越州。州官接到禀文，即派武装部队将线翁抓去了。放双法又才回来，安抚百姓，地方才不致于涂炭，安稳如固、趋向太平。

放双法不久病故，由嫡亲长子放别继承职位，地方太平，年岁丰收，安居乐业，一年年的过去。放别亦老来寿终，留下两个儿子，长名放莫，次名放模（上声）。放莫是正印夫人所生，次子放模乃偏房木邦土司之女所生，当时大家议定，拥立放莫顶袭父职，择定吉期为放莫授职大典，发出请帖，邀各土司和至亲们前来参加授职典礼。喜讯传到木邦（今缅甸兴威），木邦土司以为是自己的外孙为官（傣字莫、模写法一致），大喜，忙备重礼，派员前来参加大典，来员届期赶到芒市，才知放莫为官，不是放模，大失所望，勉强参加典礼，然后匆匆赶回木邦，将实情告知“宣慰司官”。司官大怒，顿时传令起兵，问罪芒市，扬言若不挟持他的外孙放模为官，定要芒市变成一片荒凉焦土。过了几天，木邦武装大队果然逼近芒市，可芒市上至新任司官，下至属官执事，个个面面相觑，束手无策。最后还是以走为上，大家簇拥着新司官出城，暂避在乡间，随即急写文书上达永昌府，请兵救援。两个差官接文书后即日赶路，但刚到距芒市不远的大关坡上，就碰到了一惊人的鬼神，两人吓得掉头就往密林深处跑。这时只听得后面大喊留步，二差官回头一看，却是一位白发老翁。两人惊魂稍定，走到老人面前，老人和颜悦色地问两差人，“你俩是到永昌府搬取救兵的吗？”二差官听了大惊道：“老人家是怎么知道的？”老人说：“你俩不必前去，速赶回告诉司官，允许我的要求，我有办法使木邦的兵立刻退去，芒市可保太平。”二差官惊奇地问道：“请问老者有什

么要求，使芒市不遭殃，我俩即回禀司官。”老者说：“我的要求是在芒市城东盖造一幢庙宇，庙中家具用物要齐备，令人每日打扫，每日早晚的洗脸水要换热的，如同服侍生人一样。此外还要在庙中养一头白色耕牛，一头花腰猪，一匹白马，每年农历的秋七月要用一条深黄色的黄牛祭祀。庙中要设床帐，令人早晚摺叠。至于退敌之事，你二人回禀司官，于某日傍晚速速进兵，先令人在哥朗河中扎几只竹筏，将山羊置于筏上，顺流而下，大军随后沿岸大喊‘胜利’前进。你俩不要忘记了，速速回去吧。”二差官将信将疑地说“记住了，你老者是住在什么地方。”老者说：“我是‘准果国王’啊。”说完刹时不见了，二差大惊，赶回司官面前陈述经过，司官亦将信将疑，令人烧香祭祀，答应了准果国王神的一切要求。同时，土司一面调集武力，整备“羊筏”，照神人所指，将羊筏投入哥朗河中顺流漂下，大军沿岸追喊，“别马啦！别马啦！”^①当时木邦军正沿哥朗河下流驻营，一见“羊筏”顺水流来，互相传叫“别马啦”，一时军心大乱、禁止不住，到处乱窜，芒市军随后掩杀，一直把木邦军追出境外，这才胜利荣归。

木邦兵退兵之后，人民才得以安定，大家又才簇拥着新任司官放莫回归司署复位。放模只好单人独马逃到棒新蒋（寨名），与妻弟商议复仇，妻弟见他十分狼狈，但并无一点怜悯之心。放模是个无义之徒，他妻弟深知其性格，回想当初他为官时，历来不把内外宗支和亲戚们放在眼中，更无一点恩惠及人。如今他虽遭到灭顶之灾，也不该救活他。当下与妻子暗中商议，筹备佳肴美酒，虚情假意招待放模，待把他灌醉，便一刀结果了他，并乘夜将尸体和土司大印分别埋藏起来。放莫复位后弄得没有印用（因放莫惧怕木邦土司的权势，为求得生命安全，在木邦土司发兵问罪芒市之时，差人将芒市土司大印送交放模掌管，而自己匆匆逃出城子，以避烽烟。木邦土司兵退走后，放模却带着大印出走，放模死后，大印又被其妻弟埋藏着，只得命人到勐戛仿刻一颗木印，暂时替代。同时，放莫为履行诺言，指派专人建造准果王神庙宇，并按照神人所指一一安置设备，甚至牛、马、猪、鸡专人喂养，相传至今。“准果王神”傣语称“召贺罕”，汉族称“白马将军”。

放莫执政时，正是明正统元年。

放莫死后，由其嫡长子放辅承袭为官。放辅一生，地方上没有什么变动，一切税收风俗，都照旧例，一年年地过去，终了他一辈子。放辅死后，留下一个年龄尚幼的儿子，名字叫放福，一切政事由他叔叔摄办（不载其名），但其叔渐起了篡夺土司职位之心，阴谋被小土司放福发觉，但因势力不敌，暗使人前往木邦借兵，意图除掉其叔叔。木邦接信后，即由放福的舅父罕瓦带兵前来，并长期驻在芒市，保护放福的安全，直至放福年长承袭职位后，罕瓦又才领兵回木邦。

时当明嘉靖二年，放福之世，地方太平年岁丰收、库藏满盈，每年每家所负担的各种税赋只有五分银，孤寡不收，可见地方之富裕了。但好景不长，过了些时候，芒市所属的勐牙、勐板等接近潞江沿岸的人民无故暴动，反叛土司。当时土司接到边报，立即差派属官玉达领兵征剿，玉达骄傲地带着土司兵去镇压。一天，领兵直闯敌境，不问青红皂白，大骂敌方，于是潞江人民对玉达的谩骂，尤为不服，相互联络，对各处要道

^① 傣语称“山羊”为“别”，胜利也叫“别”；“别马啦”是羊过来了，也可称为顺利了的意思。

严加防守，玉达下令进攻不久，敌人就开始反攻，并把玉达包围起来。敌人越来越多，玉达战败了，只得拼命杀开条路，领着残兵回到土司衙门，向司官细述众寡不敌及兵败之情形。司官一听大怒，大骂玉达无用，枉食俸禄，贪生怕死，虚假至极，还说“那族”有何本领，竟然怕死虚报。不是不由分说，命众刀手将玉达拉出辕门斩首。

这时，玉达的父亲玉千得知儿子被杀，大为吃惊，便背着土司骂道：“我父子尽忠于司官，素无何罪，如何不看一切情面地将我儿子斩了，这样的官还来辅他做甚！”玉千盛怒之下，想逃到别地借兵复仇，驱逐无义之官，消除胸中之恨。于是到夜深人静时，他夫妻俩同时骑马逃出城子。司官知道玉千逃走后会引来是非，立刻传令追捕。玉千夫妇知道后有追兵，只顾加鞭前进，追兵渐近，玉千夫妇见事不妙，便将头巾裹住马的眼睛，心一横，加了一鞭，那马带着他夫妻撞下允乃大岩，三条命就在这里结束了。

这都是一时怒火，不能抑制，不假思索，也是做官的胡作乱为，轻视人命，竟使玉千夫妇及儿子无故含冤而死。

玉千死后，冤魂不散，竟成了地方上的“谣神”。^①

自从这事发生后，勐牙、勐板等地就不属芒市管辖了。放福因正印夫人去世之后，再娶木邦土司罕巴法的妹子为继配，夫妻相得，安乐几年，不生子女。夫人非常遗憾，要求在允景的大河下流建一别墅为自己玩乐的地方。司官也就允许，于是就在允景建起府第来，就称允朗（“允”是城，“朗”为小姐或夫人，即夫人城），允朗府第竣工后，夫人就搬到那里去住，夫人自恃木邦土司之妹，仗着后家的势力，非常傲慢，不思一切，不纳劝语，心怀不良。

放福土司只生一子，系正印夫人所生，起名混董，学名放国忠，司官非常疼爱，视若掌上明珠，不忍教育，任其尽情玩乐。混董正是青春少年，不愿整天闷在家中，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他在芒市的大河边掘了一个大洞，意在避暑和防犯刺客，洞外再建一幢高楼，其晒台直跨河心，可倚栏观赏游鱼，再令从人制作一副细线鱼网，网坠用黄金白银打成。混董亲自理网，从跨河的高楼上撒下，在笑声中捕了许多游鱼，到日薄西山时，方进洞府与从人和朋友们高歌畅饮，就是这样消磨时光。混董的别号为“金网官”，除了捕鱼外，他还打猎，一天，他只命卫士们围猎，自己没有跟去，卫士们领命前往雷坐山，张开罗网，放火烧山，追捕野兽。不多时烈焰腾空，喊声遍野，卫士们个个兴高彩烈，往来奔驰。当时，居住允朗的夫人听到报告后，大怒起来，说：“雷坐山是属允朗范围，我住在这里，胆敢围猎放火。”立刻派出武装，去抓围猎的人，有的逃得性命，急急奔告混董去了。

当时，夫人见抓来狩猎的人是混董的卫兵，越发大怒，除将他们痛骂一顿外，命将众犯以铁链锁住，囚禁起来，等见了司官再行定夺。

当混董得知他派出的狩猎人被后母捉去时，十分愤怒，即时骑上调鞍，一口气跑到允朗，直闯允朗府等，只见自己的卫兵一个个被锁在厅前柱子上，混董翻身下马，抽出

^① “谣神”，传说谣神能使百姓无故惊慌，当出现兵戈时，也会扰乱军心。每年祭祀他，可保祭祀者无事，使敌方军心混乱，无故退走。至于于蜜里路上还存庙宇，土司每年都祭祀他。